

不止是告別，更應該記住

羅申那同和中學 丘曉京

一直對多年以前刷過N遍的電影《尋夢環遊記》印象很深刻，電影主旨在於告訴人們“死亡不是生命的終點，遺忘才是”。這是一部充滿溫情與哲思的動畫電影，它以墨西哥亡靈節為背景，少年米格在片中演繹的關於愛、夢想、親情與生命的溫暖令人動容。

去宿務旅遊途中的萬聖節第二天，恰好逢當地的萬靈節，翻譯成中文應該就“清明節”。我們沿著海邊的公路往市區趕，發現沿路非常熱鬧。菲律賓人也講究風水，很多墓地都是面朝大海春暖花開，這一棟棟精緻的小樓都是後人為去世的親人建造的。

和國內相似的是這一天家庭成員們會聚得整整齊齊，但不一樣的是他們祭掃的方式顯得熱鬧和歡樂。像過某種喜慶的節日般，沿路都是臨時的小商小販，售賣各種鮮花和食品，每個攤位都播放著歡快的音樂。多數家庭都提前準備好了食物，他們帶著餐布和各種美食，直接在石棺材板上鋪放好。全家人都圍坐在先人的墓庭裏吃吃喝喝度過這一天，當然音樂也是必不可少的，所以我們沿途看到的的掃墓場景就像一場盛大的party，直到日落時分他們才不緊不慢地驅車趕回家。和電影情節相似，他們覺得陰陽相隔的人也並不會永遠訣別，每一年的亡靈節，像踩著萬壽菊鋪就的道路，兩邊的人都會相見，言笑晏晏。用這種歡樂祥和的氛圍陪伴在故去親人的一天，是對先人最好的惦記方式。

從小到大，我們一直對死亡的話題諱莫如深，不僅不能討論，連提及都是一件晦氣的事。也許是宗教信仰的緣故，他們面對死亡時總是顯得平靜與祥和，親人像只是去了另一個極樂世界而已。在旅途中我們路過了好幾個教堂，或參觀或等待都有進去小坐一會兒，其中有幾個教堂正在舉行儀式，經介紹我們才得知是葬禮。一開始我們是驚恐的，但是看教堂內外的人平靜的表情後面也漸漸習慣。再次經過時大家都變得自然。的確，生老病死本是常態與規律，悲傷也許是必然的，但坦然面對即可。

昨天，主任告知我們，一位當地有名望的華人老者去世了，他的家族和我們學校的關係甚好，因此今天學校將組織全體教師前往參加追思會。不知道屆時需要做什麼，我略有些小緊張。來到教堂後，卻給了我們很不一樣的感受。全場沒有任何悲傷的氣氛，被素白的鮮花環繞著整個廳子，

周邊放著許多的零食和飲料，類似於自助餐。這是一位九旬老者，正中間的大螢幕中播放著老人生前和家人在一起的照片，記錄他們全家歡樂幸福的每一刻，記錄著他一生的過往。老者的家屬們微笑著接待每一位來訪者，不見他們臉上有任何悲悲切切的神情。這是一場非常文明的西式追思會，也沒兒什麼儀式感，來訪者們不需要祭拜或者燒香，只是三三兩兩坐下來，可以喝飲料吃零食，大家就像參加一場普通的聚會一樣隨意放鬆地聊著。

當然也不是一直都持續著這種氛圍，一直到老者兩個雙胞胎重孫女的到來。她們倆在照片中就像一對天使般可愛明媚，每一張照片裏都和太爺爺相親相愛地依偎著。姐妹倆穿著樸素，一路微笑和大家打招呼還時不時扮個鬼臉，顯得古靈精怪的。孩子的爺爺為她倆點燃了兩柱香，引導她們在太爺爺照片前鞠躬送別，或許是回憶起了爺爺生前的慈祥，或許是大螢幕中的照片引發了孩子的思念，其中一個女孩鞠躬完後緊緊抱著爺爺抽抽噎噎哭得不能自製，說非常想念太爺爺。我淚點低，也被女孩的真情流露傳染忍不住悄悄落淚。孩子的奶奶也過去擁抱女孩，輕輕地拍打她的後背，看見我也在一旁擦眼，她非常抱歉地微笑跟我致意。姐妹倆顯然感情是很好的，姐姐沒有哭，但她全程陪著妹妹，不停地為她遞上紙巾，不停地問：“Are you okay?” 孩子畢竟是孩子，幾分鐘後姐妹倆又恢復了來時的表情，安靜地坐在了一旁，有時還低低地開幾聲玩笑。

邊坐邊聊邊吃大約一個多小時後，我們起身和東家告別，他們繼續靜靜地等待下一波朋友的到來，我腦海中回想著這一大家人溫馨的愛意濃濃。

《尋夢環遊記》中有一句臺詞：“在愛的記憶消失前，請記住我”，相較於愛情其實親情才是我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，即使這個人離開，但是我們永遠不忘提醒自己：當愛永遠在心裏，那對方便一直在身邊。

華語根，佛學魂——龍華學校三十二周年校慶紀行

納印中華中學 許建興

1月25日晨風輕拂菲律賓達沃的街巷，我懷著滿心期待，走向龍華學校。這所紮根千島之國的佛教學府，迎來三十二周年華誕，校園內外洋溢著一片祥和與歡慶。未至校門，喧騰的鑼鼓聲已穿透晨霧，將喜悅揉進微涼的日光裏。整座校園靜謐而莊嚴，宛如一方浸潤中華氣韻與佛禪意趣的淨土。

學生們身著鮮豔節慶盛裝，手捧鮮花沿路而立，笑容澄澈如當地暖陽。那一抹抹熟悉的東方色彩，一聲聲輕柔的華語問候，讓異國的街巷瞬間暈染出親切的古風。步履所及，皆是心安。

典禮在莊重而親切的氛圍中開始。高僧與嘉賓緩步穿過歡迎行列，步入禮堂。當主持人以字正腔圓的華語宣佈慶典開幕，聲聲鄉音叩擊心弦，一種深植血脈的文化共鳴悄然湧動。華語成為會場的主調，一言一語之間，山海的距離漸漸消融，漂泊的心緒化作溫暖的歸依。作為雙語學府，龍華始終將華語深植教育內核，讓千年華夏文明的基因，在海外學子脈脈中延續——這是學校最深沉的文化根脈。

龍華寺住持兼學校執行校長釋能振大和尚的致辭，讓我觸碰到這所學府的精神靈魂。他強調，教育品質是龍華的生命線，而佛學智慧則是育人的核心底色。三十二年來，龍華以雙語教學夯實學識根基，更以佛法的慈悲、智慧與擔當滋養心靈，致力於培養德才兼備的“全人”。知識傳授只是起點，品格塑造、心性涵養，方為龍華教育的真諦。英文校長

亦以事實詮釋了學校的生命力：“十年來，學生規模從兩百餘人增長至今逾千人。”新任董事長許謀澤先生的展望，則進一步印證了這份初心：深化中文教育，以華語固本；傳承佛學智慧，以佛學鑄魂，使學子兼具雙語能力與家國情懷。

校慶的高光屬於舞臺上的孩子們。紅燈籠、紅扇子、紅花傘……一抹抹中國紅翩躍躍動，江南風韻跨越重洋，在達沃舞臺溫柔綻放。衣袂輕揚，舞步婉轉，樂聲流淌之間，這些生長於異國的孩子，將中華文化的曼妙靈動演繹得如此自然。他們的舉手投足不見生疏，只有對文化的認同與自信——那是華語根脈滋養的底氣，亦是佛學智慧浸潤的從容。

慶典雖落，餘韻悠長。龍華學校三十二載的茁壯與口碑，從來不是偶然。是華語，承載千年文明，凝聚文化認同，讓根脈相連；是佛學，以慈悲渡人，以智慧育人，賦予教育溫度與深度。二者相融，使龍華的教育超越知識的邊界，培育出一批批有才智、有胸襟、有大愛的學子——這正是龍華贏得信賴的根基。

臨別之際，心潮湧動。謹以“今朝登龍華，明日成棟樑”寄語此間少年。願他們在這片華語為根、佛學為魂的沃土上，汲取文化養分，涵養澄明心性，茁壯為連接中菲的橋樑，成為中華文化在海外生根、開枝散葉的見證者與傳承人。讓華語之根深植遠方，讓佛學之魂溫暖世代，讓龍華的故事，在歲月長河中繼續書寫嶄新的篇章。

鏡頭之下，歷史的餘聲

僑中學院分校 陳佳婷

人們常說，時間可以沖淡一切，可有些記憶並不會隨風而逝。它留在教科書的一行字裏，刻在紀念碑的石縫中，也埋在人們的回憶裏；不是所有痛苦都在高聲哭喊，有些沉默比吶喊更有力；它安靜地存在，卻始終隱隱作痛。只有經歷過曆過最深的黑暗，才能知道光明的可貴，然而，那些黑暗，你是否還記得？

【鏡頭一：溫暖的前夜】

1937年初冬的南京，寒風尚未凜冽，母親坐在自家小院的棗樹下，一針一線地為六歲的兒子縫製棉衣。針腳細密，布料粗厚，她想把整個冬天的溫暖一寸寸縫進靛藍色的布裏。兒子興奮地圍著母親拍手轉圈，紅撲撲的臉蛋上洋溢著天真的笑容。母親笑著將最後一針收線，把棉衣披在兒子身上比量著是否合身，那一刻的陽光透過棗樹枝丫，在棉衣上灑下細碎的光影。

1945年初春的馬尼拉，酷熱還未來襲，女孩站在斑駁的牆邊，踮起腳尖將一塊繡著

茉莉花的手帕輕輕塞進男孩的襯衫口袋。男孩低頭看著胸前那朵歪歪扭扭的白色小花，忽然抓住她來不及收回的手，在她掌心印下一個滾燙的吻。

你還記得嗎？西伯利亞的雪原被白霜封鎖時，木屋裏的爐火劈裏啪啦的作響，年輕的女教師伏案在油燈下，孩子們稚嫩的畫筆裏，一只肥胖的貓、一間屋子和幸福的一家人。她微微一笑，將作業合上，緩步到窗邊。玻璃上覆著一層薄冰，她噓了一口哈氣，伸手抹去一角，炊煙在眼前緩緩升起。那一刻，她並不知道，白夜正緩緩拉下厚重的帷幕，她腳下的土地，也將迎來比暴風雪更冷的另一場寒潮。

【鏡頭二：撕碎的寒冬】

當日寇的鐵蹄踏碎了南京城的寧靜，母親抱著兒子在槍炮聲中無助的奔逃，那件嶄新的棉衣在寒風中雖然抵禦了寒冷，卻無法躲避槍炮。他們躲在一處廢棄米倉的角落，企圖能躲避災難，“嘭”，一顆子彈彈穿了薄薄的木板牆，母親只覺得手臂一沉，溫熱的液體浸透了那件靛藍色的棉衣，將她精心縫製的每一針每一線都染成了血紅色。還未回神，米倉的大門被撞開，幾名日軍如猛獸般，將母子粗暴分開。孩子的臉上還留有未褪的溫熱，一個士兵竟用刺刀挑開孩子的胸膛，汨汨入泉的鮮血與破碎的棉絮一起湧出，滑落在米倉掉落的稻穀裏。母親發瘋似的撲上前，卻被拽著頭髮拖開，反綁在柱子上。她的雙腿發軟，身體卻被迫直立，一雙雙軍靴踏過泥地，靠近她、剝奪她，將她的身體和尊嚴踩入塵埃。米倉的門半掩著，一陣陣的寒風灌進來，她的血色的雙眼在此刻，仿佛要將那些禽獸撕開。夜色下，冰冷的地上，那個曾在棗樹下縫製棉衣的母親，如今連一根針都握不住了。

【鏡頭三：黃昏的灰燼】

日寇潰敗前夕，馬尼拉灣硝煙再起。男孩被徵召入伍，出發前，他站在廢墟般的



菲律濱華教中心 編



剪紙——年年有魚
僑中學院總校 鑒康利



攝影
——課後校園的美好瞬間
紅美禮示立人中學 魯翠麗



剪紙——漢服

丹轆新民中學 尤紗妮
(指導教師：張飛虹)



繪畫——大雪

紅美禮示立人中學 曹康寧
(指導教師：楊利敏)



繪畫——雄關漫道

僑中學院總校 吳金華
(指導教師：鑒康利)



菲律濱華教中心 編

(指導教師：史曉莉)